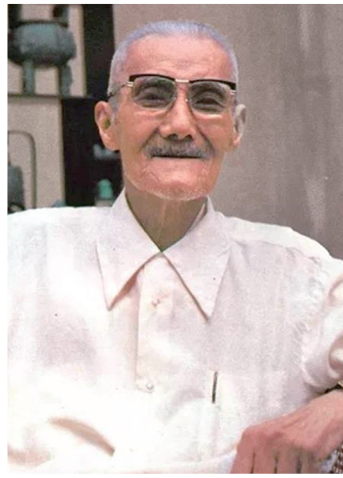


你所不知道的聊城

题匾光岳楼 鉴『虎』景阳冈

# 朱复戡与聊城的渊源



朱复戡

本报记者 林志滨

20世纪60年代，周恩来总理曾说，现在研究钟鼎文的很少，会写又能识的全国也只有二三人了，其中一人在山东。

此人就是朱复戡。

朱复戡，7岁时被书画大师吴昌硕一见惊呼为“小畏友”；12岁时，为宁波阿育王寺题写“大雄宝殿”；20岁时，迎来慕名拜师的张大千，留下“以长拜幼”的艺坛佳话。他幼有神童之誉，中年篆刻造诣被盛赞为“宝中宝”，晚年他被誉为“国宝”。

8月12日，在《朱复戡自用印集》新书介绍会上，该书编者、篆刻家、朱复戡艺术研究专家张戈，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聊城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方建光，聊城市美术馆馆长李勇从不同角度，介绍了朱复戡的非凡成就、传奇人生及其与聊城的渊源。

## 渊博多才 “五绝”一身 开宗立派

朱复戡，1900年生于上海，浙江鄞县人。早年师从张美翊、吴昌硕，与冯君木、罗振玉、康有为等过从甚

密，后游学法国，归国后曾任上海美专教授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朱复戡受邀来山东，此后，在山东工作20余年。

朱复戡博览群籍，学识渊博，上至商周秦汉、魏晋隋唐，下至宋元明清，无论金石书画、诗词古文、青铜古玉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精，集金石、诗、书、画、印“五绝”于一身，开一代宗派，是20世纪杰出的金石书画大师。

方建光说，朱复戡有着“不唯书，不唯上，唯真才实学是崇”的治学风格，学养基础扎实，洞察力非凡。历代不乏习篆书与草书者，独朱复戡发现两者笔顺、意趣、结体之渊源，并提出“草由篆出”的论断。草由篆出，廓清了世人“真而行，行而草”的讹误之见。

1989年11月，朱复戡病逝于上海。

## 名家往来 吴昌硕惊叹 张大千拜师

朱复戡以“早慧、才高、功深”而名动上海滩，曾做客康有为府上，与康对答从容，被视作“天才”。

因为在艺术上的早慧，朱复戡吸引了大画家张大千的关注。

李勇介绍，20岁时，朱复戡一天清晨应声开门，迎来了慕名拜师的张大千，由此留下“以长拜幼”的艺坛佳话。1946年，张大千感慨写道：“大千漫游南北，数十年来所见近代名家书画篆刻，能超越时流，直入周秦两汉晋唐，融合百家，卓然开一代宗风者，唯朱君一人而已。”

1951年，书画名家马公愚写道：“余生平最钦服唯老友朱君复

戡，君渊博多才……实千年来一人。”

对孜孜以求的艺术，朱复戡晚年留下相当自信的一句话：“信手写来大小篆，史籀李斯似旧识。”

## 聊城渊源 题匾光岳楼 鉴“虎”景阳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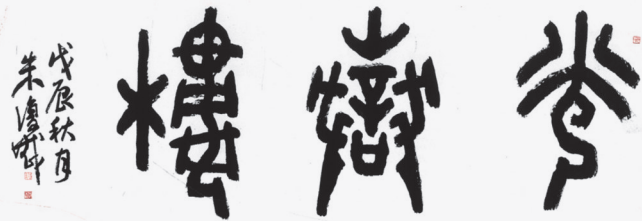
1988年9月，应聊城地委、行署的邀请，年近90岁的朱复戡来聊考察。

张戈说，朱复戡先生白天考察文物古迹，夜深人静时，便为聊城的名胜古迹题字，如题写了光岳楼、海源阁、狮子楼等匾额。他还在六尺宣纸上写就《魏陈思王曹子建庙碑》碑文，写了一个通宵。当时，老人年近90岁，但精神矍铄，写字手不抖，笔画雄浑有力。

朱复戡文物鉴定水平很高，在聊城留下诸多足迹。

在阳谷景阳冈考察时，他从“武松打虎处”这块石碑“武”“虎”的写法着手，指出明代人没有这种写法，宋代人才有，由此断定此碑是南宋碑碣。这给研究《水浒传》提供了有力依据，也得到了广泛认可。

光岳楼藏有一明代和尚坐化的大缸，上面有一合文，请教所来专家，没人能释出。朱复戡来到光岳楼，考释得出是“九上百卉”的合文，其意是祝愿死者在地下美好。东阿曹植墓出土文物中，有一张隋代曹植墓碑拓片，用楷隶篆诸体书就。其中，有难以识别的篆字和合体字，一直存疑。经朱复戡考释，这是合文，此后终于通读无碍。



朱复戡题写的『光岳楼』

# 《朱复戡自用印集》新书介绍会在聊举行

本报讯(记者 林志滨)8月12日，《朱复戡自用印集》新书介绍会在聊城举行。该书编者、篆刻家、朱复戡艺术研究专家张戈，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聊城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方建光，聊城市美术馆馆长李勇等出席新书介绍会。

朱复戡是国宝级艺术大师，艺术生涯长达80余载，金石诗书画无所不通，无所不精。其中，篆刻艺术成就最为彰显。他60岁前主要生活在上海，晚年先在济南，后到泰安，曾客居山东20余年，1988年受邀请来聊城考察。

《朱复戡自用印集》由张戈历时两年编撰而成，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，精选朱复戡创作的124方印稿，按年代排序编辑成书。朱复戡一生名号不下四五十个，如百行、白行、伯行、白婴、白羸、静堪、秦戡、紫

阳等，在他中年自用印或边款中都有出现。

朱复戡来聊城考察期间，张戈与其结缘，被其金石书画作品所震撼，并聆听其教诲，从此走进书画艺术殿堂。张戈回忆说：“一天晚饭后，父亲带我去拜见朱先生。先生和蔼可亲，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说，与您的‘戡’字还沾一边呢。当我说到喜欢篆刻，先生随手在本子上给我篆写了一枚印章。”

朱复戡提出的“草由篆出”“梯形”等书学理论，让张戈受用一生。朱复戡去世后，其夫人徐葳又悉心培养张戈30年，让他陆续阅览了朱复戡各个时期的金石书画手稿。这让他对朱复戡金石书画艺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，并受益匪浅。徐葳生前，张戈时常到上海看望她。有一次，老人曾风趣地说：“朱老又派你来学习了。”徐葳很欣慰地说：“朱派

艺术薪火相传，后继有人啊。”她还称张戈是“朱迷”。徐葳生前先后3次来过聊城，对聊城很有感情。

朱复戡存世的自用印蜕数量非常可观，编一部《朱复戡自用印集》非常有必要。这也是徐葳的遗愿。张戈与徐葳老人来往较多，老人生前便将此事托付给他。“在徐葳老人和其儿子丁大海的支持下，这部印集终于出版了！”张戈说。《朱复戡自用印集》中有很多印稿是首次发表，对传承印学文化、弘扬朱复戡篆刻艺术具有重要意义。

(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## 朱復戡自用印集



《朱复戡自用印集》封面

